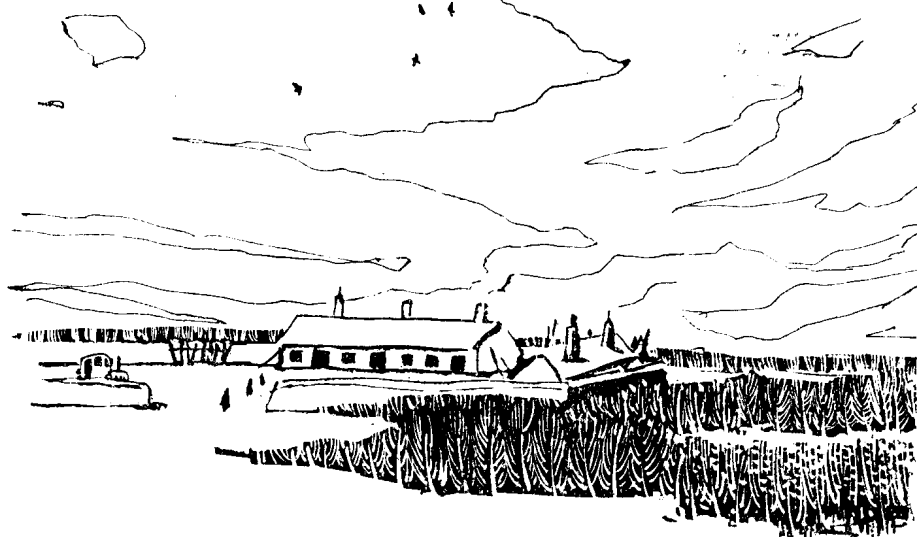


戈壁花

GEBIHUA

张长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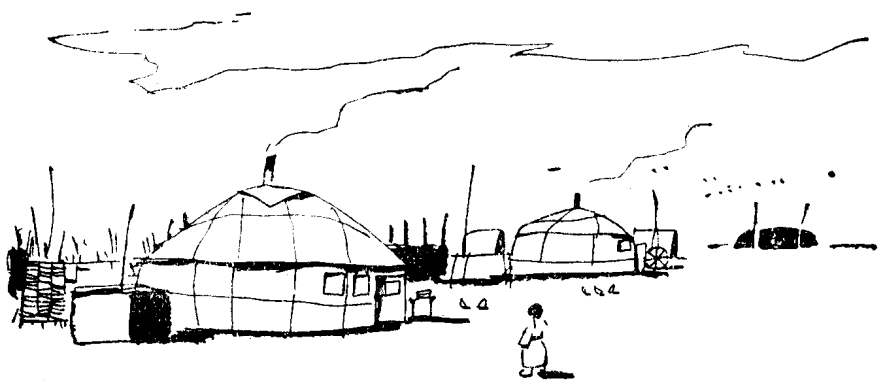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戈壁花

张长弓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戈壁花

张长弓 著

方增先 封面设计

磨同插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5 字数 130,000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,000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348 定价: 0.45 元

毛主席语录

与天奋斗, 其乐无穷! 与地奋斗,
其乐无穷! 与人奋斗, 其乐无穷!

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, 不会
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目 录

一	小九莲	1
二	小树怎样才能长高	12
三	巴图伯伯	23
四	沙虎蛇	36
五	两条路	47
六	奶奶的心	66
七	送孙女	80
八	小小炊事员	93
九	一棵草	116
十	路 遇	135
十一	小小管家人	147
十二	狂风大作	165
十三	连阴雨	180
十四	一场风波	206
十五	泉水长流	223
十六	水到渠成	239
十七	新 芽	249
十八	林场建起来了	260



一 小 九 莲

我们益和塔拉草原和别处的大草甸子比起来，可是大不一样。假如打个比喻：别处的草滩就象是细羊毛织出来的绒毡，茸茸和和的；我们这块草场就象是羊胡子草编的席子，硬硬梆梆的。别处牧场的剑草、香蒿足有溜腰深，咱这儿可全是紫格英英的、贴着地皮的山花椒……一句话超百宗，咱这地场比人家那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可差得远啦！

这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益和塔拉草原紧挨着大沙漠，那没边没沿的、白亮亮的大沙包呀，可把人坑害苦了！

别看条件不好，人们的干劲儿可足兴。牧业上，百母超百仔，还发展铁蹄马、荷兰牛和那闷头闷脑的

细毛羊；林业上，栽起一条又一条的防风林带，那简直就是绿色的长城嘛。光这些个不算啥，公社里还打算组织一支治沙队，深入大沙漠里去，要彻底消灭沙害！

这是公社的书记跟小九莲的奶奶说的。风尘仆仆的公社书记盘腿坐在游牧人的帐篷里，打开皮挎包，摸出一张地图摊在膝盖上，用烟袋锅点打着地图说：

“咱益和塔拉是一块宝地呀，老额吉^① 哎！有党的领导，有毛主席给咱们指引方向，咱全中国一切地场都是宝地，看谁还敢说咱‘地远人懒、一盘散沙’！？老额吉哎，这次组织治沙队和上一次不同了。上一次，旗里、公社里都是两股劲、两条心，有人怕沙怕风、怕累怕苦，口口声声说咱贫下中牧象一盘散沙那样组织不起来，硬要治沙，劳民伤财；实际上，他这是反对我们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来建设新牧区呀！老额吉，现在好了，大寨给咱做出榜样来了。没听说人家大寨吗，哈哈！山山岭岭、沟沟洼洼都修成了水平梯田，把穷山乡绣成了一朵牡丹花，那才叫真本事呢！没听人家大寨人说的话吗，‘石头是硬的，冬天的土疙瘩也是硬的，可是它硬不过用毛泽东思想武

^① 额吉，蒙语，即老妈妈。

装起来的人’！老额吉哎，只要有这种精神，改造咱这一片沙滩还费难吗？别看沙包大，咱能把它消灭掉；别看牧场赖，咱能让它长出灵芝草来。老额吉哎！”

奶奶急燎燎地问他这一次用啥法子来消灭沙害、改造牧场。公社书记笑咪咪地说：“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，把反对治沙的那股邪气打下去了。旗委已经做出决定，批准由咱公社组织一支常年治沙队大干一番，咱治沙队就要打起大红旗向益和沙坝进攻了！这是一场硬仗啊，老额吉，你老人家有啥高招？多给出些点子吧！”

奶奶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好哇！咱人民公社说办啥事就一定能办到！山还能挪哩，海还能造哩，铁树还能开花哩，吹几阵小妖风，刮不倒松柏树，咱到底把常年治沙队组织起来了。好哇，我盼着咱治沙队旗开得胜！”说到这儿，奶奶想了半天，又说：“公社都想得挺周到，咱还能有啥高招啦。依着我的笨想法，有了常年治沙队，那就太好啦，可也得注意，常年治沙队不能跟群众治沙分家……”

公社书记乐啦：“好好好，老额吉一锤定音。治沙专业队要同群众结合嘛，要靠群众支持嘛。以后还要请你老人家当顾问呢，哈哈！”

自从公社书记来过之后，小九莲的心哪，就象长全了羽毛的小鸟，扑啦着翅膀要飞了。

.....

你知道益和大沙坝吗？老高老高的，顶着天，正当当地挡在益和塔拉草场的前面。那大沙包呀，一个接一个，一层连一层，可怕人哩。爬过沙包，就是那一眼望着边的沙海。老远一看哪，细沙湾黄澄澄的，白眼沙明亮亮的，瞧不见一棵树，瞧不见一片草，就连鸟儿都不敢从沙海子上空飞过来，怕渴死怕晒死呢。晌晴的天，你会突然听着鸣隆隆的响，哪儿打雷呢？不是打雷，那叫作“响沙”，是大沙包吼叫哩。大沙包没长着嘴，可是会叫唤，你说奇怪不？

刮风天，那就更坏了，一个一个的大旋风，上触天，下触地，擀成团儿，拧成绳，铺天盖地卷过来。天，不蓝啦，是黄澄澄的；草滩，不绿啦，灰不溜湫的。人们躲进蒙古包里去还得点上油灯哩。

就是这个死沙坝子，每年往前滚、每年往前滚，象豹子蹿进羊群那样，一口咬一只，一口咬一只……要是豹子来了，小九莲早就抡起芟〔shān〕刀砍它了；要是野狼来了，小九莲早就下上铁枷子打它了；偏偏是那么老高老高的死沙坝子，叫人干攥着拳头着急，使不上劲啊！

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公社决定要治沙，又宣传又鼓动，又调查又规划，开头闹得挺红火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泄了气。把个小九莲急的呀，唉，每天走出走进，默默悠悠，一颗心就象被人摘去了似的。后来听奶奶说，治沙工作遇到困难了，公社里、旗里都有人反对，说什么“快行无好步，小心跌跟头”；说什么牧民是“一盘散沙”，根本就干不了治沙的事。就这样，好端端地把刚组成的治沙队冲散了！

小九莲看得清楚，营子里的贫下中牧满肚子火，奶奶也满肚子火，她自己不也是一口气堵着胸，心窝里就象绵羊炸群那样乱糟糟的吗！从这以后，小九莲攥着拳头跺着脚，暗暗下了决心：“我一定要当个治沙队员，跟反对治沙的人斗到底！跟大沙坝子斗到底！”

这回可好了，咱们公社又要治沙了！

这些日子，小九莲的心眼里象喝了鲜奶拌蜜那样甜。放羊羔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去治沙，连小羔儿咩咩的叫声都听不见；坐在锅撑子前煮肉的时候，也一心惦着去治沙，不知不觉地多放了一把咸盐。夜里做梦，梦着公社的治沙队开过来了。嘿，看那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呀！看那鲜亮鲜亮的大红旗呀！哎呀，治沙队里还有小九莲的同学呢，小桑布、小叶喜、

小琪琪格……

“小桑布哎——嗨呀！”九莲列着架势高声地喊。

“小叶喜呀，等等我！”九莲拔脚去追治沙队，却怎么也撵不上。

治沙队走得很快，不大一会儿就消失在沙湾后面了，只留下了他们那向沙漠进军的歌声，是那么样的雄壮、豪迈：

公社治沙队，
改造大戈壁；
呼唤春风来，
绿荫铺满地……

小九莲在梦里唱出声音来了。这么高声大气的一唱，把奶奶吵醒啦。奶奶翻过身来，把滚掉的皮被子重新给孙女盖好，掖得严严实实的。春天的夜晚很凉哩，特别在这益和塔拉草原上，夜风硬着哩，别把孙女冻着咧。听听，九莲又唱起来了，鼓足了劲儿，有来道去的，闹得奶奶也乐了。

“九莲，九莲！”奶奶推她一把，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，“做什么梦啦，唱啾啾的？看把你高兴的！”

九莲醒啦，知道是做梦，就好象丢了什么东西似

的，老半天、老半天也顺畅不过来。“哼，还高兴哩？”九莲心里想，“连治沙队都撵不上，真是废物！再说，小桑布为啥不答碴呀？小叶喜为啥不站出来呀？那么大声喊他们，能听不见吗，耳朵里都塞上羊毛团啦！哼！当上治沙队员啦，就不答理人呗！”想着想着，自己噗哧一声笑出来，“小桑布跟小叶喜呀，可真冤枉，好模好样的就落下埋怨了，嘻嘻。”

奶奶问：“九莲，梦见啥啦？”

“治沙队！”

奶奶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就柔声柔气地劝说：“乖孙女儿，可别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放好了羊羔就是为公社集体经济出力嘛。你小小的人儿，还能去治沙啦！”

九莲最不爱听奶奶这个话，小辫子一拨楞，撅起嘴来：“不嘛，人家就要去，咋啦就不能去！？”

“你小小的孩儿……”

“谁是小孩儿？我都高小毕业啦，都快成了生产队的放牧员啦！有人不是骂咱‘快行无好步’吗，哼！我要跑着步去治沙。让那些坏东西瞧一瞧吧！”

奶奶笑啦：“睡吧，睡吧！丫头！好高的心性！”

奶奶当然知道孙女的性情和志愿，小九莲早就想着铲掉那个益和沙坝，平地里唿地长出一片绿油

油的树林子里来。

第二天，没等着九莲去麻缠奶奶，奶奶就问上门来了：“九莲，你是喝过墨水的人了，知道益和大沙坝是个啥样的地方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离咱这儿二十里地，爬过沙坝就是沙窝儿，沙湾里还有十几户人家，我们上班同学巴根的家就住在那儿……”

奶奶打断了九莲的话，问她知道不知道那沙坝对人们有啥害处？

九莲说：“谁还不知道！益和大坝是大戈壁的风口嘛。大戈壁就好比簸箕沿儿，益和大坝就好比簸箕口，要是搅起黄风来呀，连小羊羔都能刮上天去呢！”

奶奶好象头一回听见这样的事，故意说：“嘿，那么大的风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小九莲把在学校里学来的、关于戈壁沙漠的知识全掏出来了，“大戈壁是横亘在我自治区东北部的一大沙系，它每年滚滚南移，侵蚀牧场，毁坏农田……”

奶奶点着头说：“小九莲哪小九莲，别看你是沙窝里长大的孩子，你对沙窝儿知道得还是太少了。”

“您要是答应我跟着治沙队去了，那不就对沙漠

知道得多了吗？”九莲歪着头调皮地问。

奶奶想着试探试探孙女儿的坚决性儿，就说：“人家治沙队员们，都是挺头竖脑的大小伙子，公社把他们派了去，是要跟沙害作斗争啊！你去能干个啥？谁要你这么个毛毛丫头！”

小九莲最厌烦“不要”两个字：“咋啦不要？我才不听那个邪呢！就去！就去！就去！”

奶奶说：“治沙，可不是小孩子摆奶食玩儿……”

九莲说：“呀——要玩到咱草地上玩，谁稀罕上沙窝子里去打滚儿！”

奶奶说：“治沙，要吃大苦哩，可不是到草地上去摘花捏草。”

九莲说：“呀——人家可不是扎个草刺儿也吹几口气的娇嫩人！”

奶奶不再说什么了，眯起眼睛想心事。她是在旧社会那个大沙坑里滚出来的人哪，亲眼看见王公、牧主利用沙漠来欺压穷人。穷人的日子难过啊，只寻思一辈子就这么沙盖脸地死去；春雷一声，共产党来了，草原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：互助组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，贫下中牧步步登高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。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跑，越来越觉着有劲，越活越觉着自己年轻了。可是，咱热气腾腾，去革命，

去建设，却有人说我们步子跑得太快，骂我们是一盘散沙，哼哼，不拔掉那些恶毒的舌头可怎么得了！

奶奶想：孙女儿有心劲，好大的志气！就应该把她送到治沙队去闯练闯练。也让那些家伙看看，咱贫下中牧的子弟是什么材料！可是……孩子才十三岁呢，实在是小了点儿，她到治沙队里去能做什么呢？

九莲明白，奶奶可盼着治沙队开进来哩。从打公社书记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奶奶的心眼里就象开了一朵火绒子花。她走起道来带着一阵风，说出话来响起一串笑，从清早出牧一直到夜里才回来，每天都要放牧十五六个钟头。奶奶说，咱这块牧场水草不好，得让羊群慢慢地吃，放长了空儿吃，人家治沙队都能让大沙包搬家哩，咱娘俩就经养不好这群羊！？

奶奶虽然没跟九莲明说，聪明的小九莲早就看出来。这些日子啊，奶奶心里那朵火绒子花开得多鲜艳多美呀！老人家心里想的是：海海漫漫的黄沙窝变成翠绿的草滩，清亮亮的河水流过平坦的牧场，蓊[wǔng]蓊郁郁的林带长起来了，一堵堵绿色的墙，挡住风头，拽住风尾，益和塔拉草原再也不受白眼沙的害了。

盼哪，盼哪，奶奶盼着治沙队开过来，小九莲更

是盼着治沙队开过来。她要看看那些治沙队员都是什么样的英雄好汉!“哼,奶奶说治沙队不要我,咋啦不要?兴他们大叔叔们骑着鸿雁飞哩,就不兴咱九莲跨上快马跑!”小九莲算是暗地里蹿上劲儿啦。

想啊,想啊,奶奶这天坐在青石板上,眼望着棉花瓜儿似的羊羔,不知想什么呢。小九莲憋不住了,过来抱着奶奶的肩膀:

“奶奶,您想啥呢?”

“我在想,你对沙漠知道得太少啦!”

“咋就太少啦?再多该有多少多!”

“要去治沙,就得知道老一辈贫苦劳动人民在沙窝里流了多少汗,流了多少血!”

“奶奶,奶奶,您快给我讲讲吧!”





二 小树怎样才能长高？

奶奶跟小九莲有头有尾地讲起从前的一个故事来：

旧社会，益和沙坝这一带流传着一首悲惨的歌谣：

沙窝子搬家，
蒙古包压塌，
羊剩四只蹄，
牛剩秃尾巴。
王府满桌全羊，
穷人一身伤疤；
王府家财万贯，